

阎崇年
著

御窑千手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御定年



阎崇年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窑千年 / 阎崇年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7.4

ISBN 978-7-108-05932-1

I. ①御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官窑—瓷器(考古)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K876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1650号

封面题签 爱新觉罗·启骧

扉页题签 耿宝昌

责任编辑 张 龙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校对 曹忠苓 常高峰 张国荣

责任印制 卢 岳 徐 方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4月北京第1版

201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20毫米×880毫米 1/16 印张19.5

字 数 253千字 插图137幅

印 数 000,001—100,000册

定 价 69.00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目 录



序 / 1

开篇：窑神童宾的故事 / 11

御窑之源 / 15

- 一 赐名景德 / 17
- 二 名窑荟萃 / 21
- 三 水土宜陶 / 30

设博易务 / 35

- 一 始设机构 / 35
- 二 首任税官 / 41
- 三 景德镇监 / 44

大元青花 / 51

- 一 霍氏发现 / 52
- 二 波普论证 / 55
- 三 根在中国 / 60

浮梁磁局 / 70

- 一 蒙元文化 / 70
- 二 国家磁局 / 74
- 三 大元工匠 / 79

明御器厂 / 89

- 一 洪武贵红 / 89
- 二 永乐甜白 / 96
- 三 土嘉监陶 / 100

宣德青花 / 104

- 一 太平天子 / 104
- 二 宣窑为最 / 110
- 三 太监督陶 / 117

成化斗彩 / 122

- 一 苦难太子 / 122
- 二 斗彩争艳 / 125
- 三 监陶清官 / 135

高峰迭起 / 138

- 一 弘治娇黄 / 138
- 二 正德青花 / 142
- 三 嘉靖大器 / 146

万历晚霞 / 154

- 一 万历彩瓷 / 154
- 二 有年督陶 / 158
- 三 潘相激变 / 162

清设御窑 / 169

- 一 三罹战火 / 169
- 二 废除匠籍 / 171
- 三 王镓治饶 / 178

康熙恢宏 / 183

- 一 文化大势 / 183
- 二 康熙御瓷 / 188
- 三 郎窑红瓷 / 196

雍正雅致 / 208

- 一 风格之变 / 208
- 二 珐琅之秀 / 213
- 三 用人之道 / 218

乾隆华缛 / 226

- 一 文化大业 / 226
- 二 奇巧繁丽 / 229
- 三 集成创新 / 234

唐英督陶 / 241

- 一 唐英家世 / 241
- 二 唐英督陶 / 245
- 三 唐英心语 / 251

日薄西山 / 257

- 一 最后百年 / 257
- 二 名工雅匠 / 260
- 三 女人的瓷 / 263

瓷器之路 / 277

- 一 海陆交流 / 277
- 二 七下西洋 / 282
- 三 远播四方 / 289

插图目录 / 294

主要参考书目 / 299

感谢辞 / 304

序

阎崇年

2004年，我在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一书的扉页上写道：“历史是镜子，历史也是艺术。它可以借鉴，更可以欣赏。”最近，我的朋友严钟义先生说：“一切科学到了最高境界，就是哲学和艺术。”哲学探讨规律性，艺术追求真善美。科学的研究，既通往规律性，又通向真善美，向科学的最高境界攀缘。鉴于此，我将与御窑之缘作为本书的开笔。

一 御窑之缘

2010—2012年，我写作《大故宫》第一、二、三部，并在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讲述《大故宫》，共66讲。当时，我就关注到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——皇家御窑与瓷器。御窑，以国家之财力，尽天下之资源，聚全国之巧匠，集士人之智慧，曾经烧造出不可计数的精美绝伦的瓷器——在当时供皇宫专享，体现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贵；而作为文化礼物和贸易货物，瓷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礼遇四邦的精神与艺术魅力。御窑瓷器经皇宫兴替传承，以不同方式流传，如今已经成为全民共有共享的国家财富、文化遗产，更成为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财富、艺术珍品。由是，我开始关注御窑与瓷器。

2014年，我应邀到景德镇参加“唐英陶瓷学术研讨会”，出席“非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日”纪念活动，亲临国宝级古代镇窑复烧点火与开窑仪式，参观珠山明清御窑遗址。御窑与瓷器，再一次撞击了我的心灵。2015年，我应邀参加“童宾铜像揭幕及学术研讨会”，仰望矗立在景德镇古窑博览区广场的“窑神童宾”塑像，心潮澎湃，肃然起敬，心底生发出要为伟大工匠精神大声讴歌、撰写实录的强烈愿望。

为此，我查阅历史古籍、档案文献、府县志书、文集笔记、学彦新著、期刊论文、院馆珍萃，考察古窑遗址、博物馆藏、考古发现，亲临高岭、参观工艺、访问艺人，参与古窑复烧、开窑仪式，目睹体验瓷器制作的72道工序。从中，我体会到御窑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感知到瓷器艺术的真善美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我翻阅相关目录之学，感到非常惊讶！关于御窑，关于陶瓷，虽有宋人蒋祈的《陶记》，明人王宗沐的《陶书》，清人朱琰的《陶说》、蓝浦的《景德镇陶录》、唐英的《陶冶图说》等，填补前贤之所阙；但这数量与中华汗牛充栋的古籍相比，实在可悲！一部《四库全书》，采入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、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出版说明》），而关于御窑和陶瓷之作，居然阙录。御窑瓷器，贡献巨大，影响深远，著述却少。这是多么可悲的缺憾，又是多么可叹的往事！但这也不必苛求，自有其历史因缘。

重道轻器，厚理薄技，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缺憾。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，割地赔款，备受欺凌？原因之一，就是重道轻器，厚理薄技，片面地将“器”蔑之为“雕虫小技”“奇技淫巧”，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，流传千年，或遗至今。无论过去、现在，还是未来，中国人需要：既重道，又重术；既厚理，又厚器；既重知，又重行；既厚土，又厚工。

回想起来，御窑和陶瓷其实一直徜徉在我的学术考察之中。福建的建窑、德化窑，浙江的龙泉窑、德清窑，河南的钧窑，山东的博山窑，广东的潮

州窑，广西的中和窑，辽宁的辽阳窑，等等，还有出土过大量陶器的诸多文化遗址，都曾在不经意间跟我相遇。这种缘分来自哪里？

第一，瓷器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符号。瓷器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。甚至在英文中，“中国”和“瓷器”共用一个单词“China”。为什么“瓷器”“中国”的英文都叫作“China”呢？瓷都景德镇，“古昌南镇也”，相传瓷器销往海外，一些外国人不知道这种器物该叫什么，只知道来自昌南，于是将“昌南”谐音作china。所以，china不仅成了瓷器的英文名字，而且成了中国的英文名称。要想理解大写的“China”（用作中国国名时，第一个英文字母是大写C），就不能不懂小写的china（用作瓷器名称时，第一个英文字母是小写c）。总之，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国名，既是瓷器的骄傲，也是中国的自豪。

第二，御窑是宫廷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御窑，是帝制时代的产物，依托国家力量，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。皇宫有御窑，更能成其大；御窑为皇宫，更能显其贵。所以，要深入理解中华历史文化，尤其是宫廷文化的精髓，就应当了解御窑文化。

第三，景德镇是御窑瓷器的创新基地。宋代，全国的六大名窑、八大窑场等，产品众多，争奇斗胜，许多产品供应皇宫、官府。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）赐青白瓷产地浮梁镇名为“景德”，开了乡镇历史之先河。此后，景德镇瓷器逐渐脱颖而出，景德镇逐渐发展成瓷都。

总之，御窑与瓷器，是对历史的敬畏，是对文化的凝聚，是对人类的贡献，是对生命的理解。这些，吸引我去了解、研究、著作、讲述御窑的历史文化和生动故事。

由是，我萌生了一个念头：撰著《御窑千年》，以此为载体，挖掘御窑及瓷器的历史、人物、事件、典制、技艺、器物、文化、艺术、生活、影响，

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传播优秀工匠精神，与广大读者共享与共思。

二 御窑之思

景德镇，北宋真宗以景德年号赐名。或曰：皇帝赐名的不仅有景德镇，还有绍兴。不错，绍兴也是御赐地名。《宋史·高宗本纪三》记载：绍兴元年（1131）正月初一，“帝在越州，帅百官遥拜二帝，不受朝贺。下诏改元（绍兴）”。又载：同年十月，“升越州为绍兴府”。然而，赐名“绍兴”与赐名“景德”有所不同：其一，赐名“景德”是北宋，在先；赐名“绍兴”是南宋，在后。其二，景德为镇，绍兴为府。御赐镇名，更显重视。北宋真宗赐镇名景德，景德镇奉旨董造瓷器。而后，南宋设全国唯一的瓷窑博易务，元代设浮梁磁局，明代设御器厂，清代设御窑厂。普通的窑场，发展成为御窑，窑火旺盛，瓷器精美，供给皇家，千年未绝。全国各地其他的历史名窑，都为御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；但因本书容量所限，不能一一阐述，留下些许遗憾。

关于“御窑千年”之名，做“御窑”与“千年”双重思考。

先说“御窑”。御窑，有狭义与广义之分——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（狭义），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（广义）。就狭义而言，御窑贯穿明、清两朝；就广义而言，御窑萌芽于宋、元，成熟于明、清。广义的御窑，历史已逾千年。

再说“千年”。千年，或有异议：明设“御器厂”，清设“御窑厂”，至今七百多年，哪里有千年？这里考虑的是广义的御窑。朝廷之窑，先有官窑，后有御窑，而官窑已绵延千年。另外，景德镇获御赐镇名，奉旨董造，可以作为御窑的一个始源标志，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景德镇御窑的历史特点是：立足本土，吸纳融合，不断创新，薪火千年。从此，窑火不断，传承不

断，被誉为“千年瓷都”，既当之无愧，也当无异议。

陶瓷的历史，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。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。在陶瓷生产过程中，陶瓷工匠贡献巨大。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，或以器名世。有诗云：“瓦缶胜金玉，布衣傲王侯。”瓷土烧造的瓷器，在国际拍卖市场，一件价值竟破亿元。这两句诗再次表明：“瓦缶”胜过了“金玉”，“工匠”傲视着“王侯”！

然而，中国自秦始皇以降的皇朝时期，有关陶瓷艺术，存在一种现象：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，二者分裂，不相契合。但是，从宋朝以降，特别是元朝以来，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，逐渐开始结合。如元朝宫廷画师绘出的官样，交到景德镇官窑烧造。明朝，尤其是清朝，很多宫廷书家、画家，甚至皇帝，都参与其事。“郎窑”“年窑”“唐窑”就是生动的史证。于是，文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，既相贴合，又相融合，并蒂开出瓷器艺术的灿烂新花。

“御窑千年”，本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，更是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应有之义。在中国，研究宫廷历史，不知御窑，是个缺憾；于历史，学点瓷器知识，学术视野会更加拓展。历史与瓷器，要互相观照。从历史看御窑，由宏观到微观；从御窑看历史，由微观到宏观。御窑与瓷器，是我研究的短板。我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同时，力求借用自己的学术积累，从历史学的角度，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，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，潋潋沧海与潺潺河溪，宏观微观，双方对话，彼此观照，从而既使历史生动，也使器物厚重。从历史看瓷器，会更高、更远、更深、更广；从瓷器看历史，会更亲、更真、更善、更美。

历史学的研究，不像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书法等那样倚重才华，而是更重积累。长年积累，厚积薄发，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。所谓史学家成功于史才、史学、史识三要素，似可以说，没有多年积累，没有高见卓识，就难以在史学上取得大成绩。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，不仅是一个点、一条线、一个

面，而更是一个体，一个多维度的体，一条变化着的流。因此，历史学研究，既关注局部，又关注整体；既关注过去，又关注发展。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、历史文物、历史册籍、典章制度、历史演变，没有长年积累，没有透彻见识，就难以总体把握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性、整体性、演变性、规律性。所以，我在写作《御窑千年》的过程中，既力求从细节上去了解、去把握，更着力于从总体上去认识、去阐述。

在撰著《御窑千年》的过程中，我不仅做了文化梳理，也做了学术考证。譬如，《清史稿·唐英传》记载：“顺治中，巡抚郎廷佐所督造，精美有名，世称‘郎窑’。”这就是说，“郎窑”的“郎”，指的是郎廷佐。经过考证，此“郎”不是郎廷佐，而是郎廷极。又譬如，《清史稿·郎廷佐传》《清史列传·郎廷佐传》《清国史·郎廷佐传》《钦定八旗通志初集·郎廷佐传》等，均将郎廷佐任江西巡抚排在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但据清宫档案，此事系在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二月。依据清宫档案和《清世祖实录》等文献，我做出考证，纠正疏误。另譬如，《清史稿·唐英传》说唐英是“汉军旗人”。对于这个学术定论，我提出新见。再譬如，对元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，我查阅了英国人罗伯特·洛克哈特·霍布森（Robert Lockhart Hobson, 1872—1941）、美国人约翰·亚历山大·波普（John Alexander Pope, 1906—1982）发表的相关论文，又旁及后来学者相续之研究，对元青花的学术史进行了考证。由是我再次体会到，学重考据，亦贵探源。有鉴于此，我在《御窑千年》中，力求体现学术原创性精神，尽力探索千年御窑之灵魂。

三 御窑之魂

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：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，不是姓

“皇”，而是姓“新”，就是不断创新。创新，既是御窑之魂，也是瓷器之魂。在这里，我想起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，诗云：

半亩方塘一鉴开，
天光云影共徘徊。
问渠那得清如许，
为有源头活水来。

此诗旨趣是“言日新之功”。诗分四层，因果递进：因源头活水，方渠清如许；因渠清如许，才光影徘徊；因光影徘徊，故方塘如鉴。所以，朱熹这首诗的精粹就是“活水”，也就是“日新”。正如《礼记·大学》引述商汤之盘铭所说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御窑千年，贵在求新。由此，我联想到“御窑千年”的历史文化，在精美瓷器的背后，隐藏着的精华是“新”，就是思想创新、管理创新、技艺创新、产品创新！创新，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之动力，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之生命力！宋代的青白釉，“青如天，明如镜，薄如纸，声如磬”；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，一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，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；明代的斗彩、五彩，争奇斗艳，色彩缤纷；清代的珐琅彩、粉彩，各种色彩、各种绘画，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——在国内一马当先，在世界独领风骚！

为什么景德镇能成为中华瓷器之都、创新基地？为什么这个创新基地窑火千年、长盛不衰？这是应当思考、研究、总结和回答的问题。研究这些问题，可以为今人提供历史的经验、智慧的启迪。

缘此，粗思浅述，兹举四点：

其一，形成重要创新基地。《荀子·劝学》说：“积土成山，风雨兴

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”积土成山兴风雨，积水成渊生蛟龙，就是搭建一个创新平台，形成一个创新生态。清乾隆时的景德镇，督陶官唐英说：“民窑二三百区，终岁烟火相望，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，靡不借瓷资生。”景德镇成为瓷器创新基地。

其二，汇集大批创新人才。汇集宫廷画局（或画院）的一流绘画、书法名家，结合民间一流的制胎、修模、彩绘、上釉、窑火等能工巧匠，使得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每个环节均有优秀创新人才从事生产，各种人才之间又密切配合。如制瓷修模之名匠，唐英《陶冶图说》言：“景德一镇，群推名手，不过三两人。”可见制瓷人才、创新人才之难得、之可贵。

其三，充实丰盛创新资金。要想成品创新，必须加大投入。每一件创新瓷器，都要有大量投入。其时，创新产品的资金，从国库、内帑、关榷、盐商、捐纳等多方面筹措，保证了创新瓷器的投入和运作。国盛瓷则盛，国衰瓷则衰，在皇朝时代，瓷器的盛衰折射着皇朝的兴替。

其四，构建一流创新体系。皇帝谕旨创新要求，臣工按旨慎勤落实，各方各面，互相配合，尽心尽力，厥职完成。想别人所未想，做别人所未做，能别人所未能，成别人所未成，烧造出新奇唯一、空前精美的瓷器。

创新思维可鉴，创新瓷器更美。

四 御窑之人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云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御窑瓷器，重在得人。

探索御窑的历史，既要重器，也要重道；既应重物，更应重人。瓷人，为御窑烧造瓷器，献出了汗水、心力、智慧和生命。“窑神”童宾是其英烈，

“瓷神”唐英是其英杰。唐英为人——“未能随俗惟求己，除却读书都让人”，唐英为官——“真清真白阶前雪，奇富奇贫架上书”。这是真的心扉，善的心灵，美的心境。唐英，不幸也奴仆，有幸也奴仆。他之不幸，出身奴仆，没有享受八旗特权，而任劳、任怨、任贫、任贱，与工匠“同其食息”；他之有幸，出身奴仆，没有成为八旗子弟，而善书、善画、善艺、善陶，被誉为“陶瓷神人”。御窑历史，笔者做出评价：御窑千年史，唐英第一人。从瓷器历史来看，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，还是在当时的世界，都能站在引领瓷器潮流创新的前沿者，唐英当之无愧。因此，不仅在中国瓷器史上，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，唐英都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。

在这里插一段闲话。我同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的联系已经14年。关于与观众、听众的关系，从演讲的人来说，应当努力追求“四个明白”：一要“学明白”，就是自己要把讲的内容弄明白，不能“以己昏昏，使人昭昭”；二要“写明白”，自己心里明白，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，所以讲稿要尽量写明白；三要“讲明白”，写明白不一定能讲明白，要力求讲得雅俗共赏，事理圆通；四要“听明白”，就是自己觉得讲明白了，但观众、听众往往没有看明白、听明白，要根据大家的反应，把问题讲清楚。所以，学明白、写明白、讲明白、听明白，应是一位教师、一位讲者，对观众、听众、读者、网民所应当细心体察、热心关注的目标。

回过头来说本书。《御窑千年》不是一部陶瓷史，而是探讨宫廷与御窑瓷器的历史与文化之关系，选择明清故宫存量最多、档案记载最详、文献记述最丰、社会影响最大的御窑瓷器为重点，难免有以偏概全、顾此失彼之虞。瓷器之选择，以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沈阳故宫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、高安博物馆的藏品为主，酌予兼收其他博物馆的珍藏。

本书分为四个单元、共十六讲，即宋代两讲、元代两讲、明代五讲、清代六讲，最后以“瓷器之路”一讲为结尾。本书插图137幅，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、博物院（馆）收藏的、宫廷旧藏的、极其精美的瓷器照片，图随文走，以供赏阅。

最后，经过三年多的学习与思考、构思与撰著、编辑与出版，《御窑千年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考卷算是交了，心力算是尽了，分数是多少？成绩又如何？借用佛家的话收尾：“只结善缘，不问前程。”

是为序。